

荆公绝句妙天下

孙琴安

宋代文人中有两句诗颇为流行，一句为：“东坡文章妙天下。”另一句为：“荆公绝句妙天下。”前者夸赞苏东坡的文章是天下最好的，后者夸赞王安石的绝句是天下最好的。

说到绝句，一般人都会想到唐代的李白、王维、王昌龄、刘禹锡、杜牧等。当然，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绝句高手，那么，在他们之后的宋代来说，又有谁呢？掐指算来，恐怕也不过王安石、苏轼、黄庭坚、陆游、杨万里数家罢了。而其中，王安石是最早被公认的绝句高手，也可说是继唐代绝句高手之后的两宋第一位高手。

绝句有五绝、七绝之分，多数人长于七绝而不长于五绝，如王昌龄、刘禹锡、杜牧七绝名篇甚多，五绝名篇就相对少了些。在唐代，五绝、七绝并擅而成就卓著者，首推李白与王维，余皆不逮。宋代的情况差不多，苏轼、陆游、杨万里等七绝名篇甚多，五绝寥寥，而把五绝、七绝都能写得精彩高妙，成就卓著而名篇众多者，当首推王安石了。明代诗评家胡应麟曾说：“介甫五七言绝，当代共推，特以工制胜耳。”

尽管王安石是宋代诗文大家，其古风、律诗各体兼擅，七律、五律中的佳作也不少，成就也很高，但从今存的宋人诗话和笔记来看，涉及其诗的佚事谈片最多的，仍主要集中在其绝句上，几乎达十之七八。如王直方在其《王直方诗话》中说：“荆公小诗得天趣”，并举王安石五绝：“相看忍不发，惨淡暮潮平。欲别更携手，月明洲渚生。”诗后评道：“此得天趣。”本来在水边码头是送别友人的，结果彼此对视，竟不忍分手，却携手在明月下散步，共同游赏起月夜下的洲渚之景来了，机杼别出，自然有趣，古亦罕见。他的《南浦》诗：“南浦随花去，回舟路已迷。暗香无觅处，日落画桥西。”短短二十字中，情节曲折，生动迷离，也很有天趣。

谈到宋代的梅花诗，宋人总爱把林逋与王安石两首作比较，其实林逋的“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黄昏”一联美则美矣，却是七律，王安石的《梅花》是五绝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”二人皆以“暗香”写梅香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然王安石此绝则更接近于王维的绝句风味。二诗都是写梅花的经典，至今流传。此外，王安石的《江上》《山中》《秣陵道中》《题齐安壁》诸五绝，篇篇老到，均在王、孟之间，“芳气著人衣”、“麦涨一溪云”、“离情被横笛，吹过乱山来”、“殷勤将白发，下马照清溪”等句子，都格调高雅，意味隽永，令人赞叹。

说起王安石的七绝，首先想到的总是《元日》中的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，或者便是《泊船瓜洲》中的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等名句。当然，这些诗脍炙人口，声调朗朗，自有好处，但其佳者正不在此。《春夜》中的“春色恼人眠不得，月移花影上栏杆”诸句，显然更妙，而《北山》《书湖阴先生壁》等七绝显然更好。特别是《北山》中的“细数落花闲坐久，缓寻芳草得归迟”二句，叶梦得以为“但见舒闲容与之态……其用意亦

「文汇报」
微信公众号

深刻矣”。稍后有位东湖先生在此基础上又写出“细落李花那可数，缓行芳草步因迟”二句，并自鸣得意地在诗中自题：“荆公绝句妙天下。老夫此句，偶似之邪？窃取之邪？”后人多以为此非窃取，但毕竟是在王安石妙句的启发下写出的。据胡应麟《诗薮》记载，宋人七绝有四首是当时“共称”的杰作，其中一首就是王安石的《北山》。

杨万里最以绝句驰名，为南宋绝句高手，但他在《诚斋诗话》中还不得不承认：“五七字绝句最少，而最难工，虽作者亦难四句全好者。晚唐人与介甫最工于此。”在列举了李商隐、杜牧的绝句之后，他又引了王安石的四首七绝，以为“不减唐人”。又以为“水际柴扉一半开”一首，“四句皆好矣”。尽管胡应麟认为王安石的“七言诸绝，宋调岔出”，但在笔者看来，他的“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闥送青来”、“晴日暖风生麦气，绿阴幽草胜花时”诸句，皆颇似唐音，尤近晚唐，不类宋调，真不减唐人绝句，堪与媲美。

中国古代还有一种六言绝句，作者寥寥，王维、刘长卿、刘禹锡都是其中的高手，所作不多。王安石也是其中的高手，宋人蔡居厚《诗史》载，三祖山金牛洞的山水极美，王安石特题六绝一首：“水冷冷而北去，山靡靡以旁围。寻穷源而不得，竟怅望以空归。”后黄庭坚来此，也效仿王安石题六绝诗一首，有人评论说：“语虽奇，亦不及荆公之自然也。”胡应麟也认为王安石此诗“超然玄诣，独出宋体之上。然殊不多见”。苏轼为翰林日，曾邀门人聚太乙宫，看到王安石所题的两首六绝，吟咏再三，然后对黄庭坚说：“座中只有你的笔力可及。即使可及了，但不会有荆公的自在。”

虽曾官位显赫，但王安石仍保持了不少文人的习性，喜欢游览，寻访名人故居，所到之处，多会留下一些诗文作品。如他生前曾来过沪地，在游览华亭时，写下过《寒穴泉》《陆机宅》等诗，而且《王文公文集》还不载，即使作为王安石的佚诗，都是相当珍贵的。更妙的是：他在松江时还写过一首著名的七绝，这就是《松江》二首之二：“来时还似去时天，欲道来时已惘然。只有松江桥下水，无情长送往来船。”诗中故意多用“来时”“去时”“去来”这些词字，反复出现，以显示送客迎来之频繁，蕴有送人惜别之情，却以清淡的笔调，勾勒了当时松江水天一色、舟过桥下的独特风貌。古来写松江的名诗不多，此绝却可与刘长卿的《松江独宿》、刘禹锡的《松江送处州奚使君》二诗相颉颃，平分秋色。

正因为王安石在绝句领域成就卓越，于五绝、六绝、七绝均能驾驭，名篇众多，故赢得当朝人的一片叫好声。曾季狸《艇斋诗话》说：“绝句二妙，唐朝杜牧之，本朝则荆公，此二人而已。”此话虽然偏颇，但也说明了王安石绝句在本朝人心目中地位之崇高。严羽也毫不含糊，在《沧浪诗话》中旗帜鲜明地说：“公绝句最高，其得意处高出苏、黄之上。”也认为王安石绝句在宋人中成就最高，其好的绝句在苏轼和黄庭坚之上，可谓一锤定音。

由于王安石有不少绝句作于晚年，已无少年时的踌躇满志和壮怀激烈，多为其人生的感悟或豁达潇洒、超脱自在的一面，境界虽高，有时也会伴进一些逸兴与闲趣，故杨万里曾不乏幽默地说：“半山绝句当朝餐。”

牵牛花在中国只是乡土之花，半日即落的短暂花期对追求天长地久花好月圆的国人来说，只是解乡愁的一杯薄酒，难登大雅之堂。正如司马光所言：“清晨始开，日出已瘁。花虽甚美，而不堪留赏。”不堪留赏的牵牛花在一水之隔的日本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。

日本文化中人生无常是一种常态，生命短暂也是常态，他们天生对转瞬即逝的绚烂情有独钟，比如樱花，比如朝颜。“人世皆攘攘，樱花默然转瞬近，相对唯顷刻”（土方岁三《丰玉发集》），他们爱盛放的樱花，更爱飘落的樱花雪。牵牛花自奈良时代以牵牛子泻药的功效传入日本之后，这个崇尚“物哀”的大和民族将其发扬光大。牵牛花的英文“**morning glory**”很明丽，日语“朝颜”明丽中仿佛还有女子的笑靥。与朝颜对应的“夕颜”，是晚间开花次第晨凋谢的白色瓠子花，上海人称瓠子“夜开花”，和木槿一样，也是日本人喜爱的凋零于一日之间的刹那芳华。“夕颜花白，身体随日光，不自觉漂浮起来。”俳圣松尾芭蕉写了好几首夕颜花白，不过最多的是朝颜。

朝颜在日本和歌和俳句中是很常见的物象。

“锁着门的墙边，一丛朝颜花。”（松尾芭蕉）

“朝颜齐放，一波波，撞开钟的钟声。”（松尾芭蕉）

“晨光只开一刻钟，堪比万年松，无甚不同。”（松永贞徳）

“晨起汲水，吊桶上缠着朝颜花，不忍拂，只好到邻家乞水去。”女诗人加贺千代的这首俳句，我以为是最动人心的。不忍触碰无意绕上吊桶的牵牛花，只好到邻家借水去。这女子的内心在这样的瞬间简直如佛光照身的菩萨，柔软得要化了。此句也成了诗人的代表作。为此日本邮政局还为她家乡石川县发行了是一套两张的邮票，邮票上画的是茜红蓝紫两色朝颜花，印着加贺千代画像和她这句千古俳句。

在黄昏来临之前，我们一群人晃晃荡荡地穿过田野，跨过沟渠，往一座小山走去。似乎很久没有这样了，闲散样子走在山间的小道上，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去做，只在田野之间前行，风里飘来谷物成熟的气息。

时在辛丑年的秋天，九月初九。百江田野里金黄一片。许多稻子已经收割过了，田野里飘荡着一种清新的香气。这是收割过后的稻草香——当成熟的水稻被割倒的时候，茎秆草叶间的新鲜汁液会散发出这样的香气。大规模的汁液同时释放出香气，同时，土地上的谷物成熟又携带着阳光长久曝晒过后的干燥又慵懒的气息，再加上泥土本身的气息，顿时，这个黄昏变得如此独特了，它将人群区分开来——那些一下子就辨别出稻草香气的人来自于田野，而那些感叹桂花怎么还没有盛开的人则来自于城市。

好闻的稻草香气，把我们的记忆拉回到旧日时光。有人想起了秋天的稻草垛。高高的稻草垛，是田里的地标，晒干了的稻草围绕着一棵木桩叠加成圆锥形。乡间的孩子们在某些特定的时候，会钻进稻草垛。温暖的稻草垛总会让人产生想要在里面打一个吨的冲动。母鸟也会在稻草垛里做窝生蛋，或是在农妇没有注意的一段时间里，某一天，忽然就带了一队小鸡出来。

还有人想起了冬天的稻草床。干稻草晒过太阳之后，吸饱了温暖的能量，这样的稻草清理干净后铺在床上，再铺一层席子，这样的床可真是温暖。稻草对于农家是常见之物，再清寒的人家，也能够拥有铺着一床厚厚的稻草的夜晚。干燥的稻草叶子与秆子，在身下发出窸窣窣窣的细碎的声响，也传递着干燥温暖的草香，这声音与这草香都让人内心无比安宁，睡得踏实安稳。

我们行进的那座小山，四面都是茶园，连片起伏的茶园，一行一行波浪一般起伏的茶树构成了流动的风景。听说这里的茶叶都是出口到日本做成抹茶产品的，夕阳下的一片片树叶，如同鱼鳞般闪光。茶园的高处是一座亭子，亭子连接着栈道，四面都是好风光。在茶园的另一侧，放眼一望，是辽阔的稻田。金色的稻田。丰收在望的稻田。这辽阔的稻田里，用彩色的水稻

乡村公路（版画）
鲍荐国

魔幻朝颜，不止深淵色

芳 纯

与加贺千代形成鲜明对比的，是千利休和丰臣秀吉的朝颜花故事。千利休，日本十六世纪最有名的茶圣。主张寂寂枯淡，在自然的环境下引领人与人之间与物的精神交流，开创了日本侘寂美学之先河。

《茶话指月集》记载，丰臣秀吉听说千利休茶寮内的朝颜花开得正好，就通知千利休他要去看。他一到院子，惊见满架花棚光秃秃的，花全摘掉了。心下愤怒，而主人不多说，引进茶室，猝不及防，桌上竹瓶里插着一朵蓝色朝颜花，空山月出般美得惊心。他被震撼了，终于懂得为何千利休毁一片留一朵。有人说这是千利休侘寂美学的经典案例，还有研究者认为千利休预祝丰臣秀吉一统日本、成为唯一霸主的隐喻，我相信二者兼而有之。几年内丰臣秀吉终于成了那朵唯一的朝颜，而千利休却悲惨地迎来了丰臣秀吉的切腹令。“能让我低头的，只有美的事物。”这次却迫于强权。他在“人生七十，末路一喝，手握太刀，心无挂碍向天抛”的悲壮中切腹死去，让我想起丰臣秀吉赏花那天，被千利休毁掉的百朵朝颜，一样惨烈！水濂故园时，樱花雪落纷纷，朝颜的种子刚刚萌发。

“朝颜花，一朵深淵色。”两百年后的诗人画家与谢芜村把一朵朝颜花和深渊关联起来，好像总结了千利休的命运。

日本人并非只钟爱朝颜花的短暂芳华，他们改天换地的朝颜园艺才叫

在大地上写着几个字：

稻。香。樱。语。

这是桐庐的百江镇。“稻香樱语”是一个田园综合体，以联盟村为核心区块，辐射百江村、双坞村 12 平方公里范围，是一个美丽田园、农旅融合的产业。农旅融合，就是说可农可旅，亦农亦旅，边农边旅，半农半旅。这是镇里的干部向我们介绍的，而眼前所见，也确是美丽的乡野的风景。

百江，是散文家陆春祥的老家。广西文学杂志社和散文选刊杂志社联合举办“重返故乡”活动，每年选择一个作家故乡，组织一群作家去走走看看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活动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是通过文字认识作家。而如果能去作家成长、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看，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那个写作的人。因为每位作者都有他的来处，故乡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。

夜色浓重起来。晚间，很多人就在山下的大片的稻田边上，在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的岸边，一起吃起了晚饭。后来陆春祥走到人群前面，捧着萨克斯吹起一支曲子叫《可可托海的牧羊人》。大概是因为站在家乡的田野上，沐浴着家乡的夜风，风里带来粮食成熟的气息，所以他吹得特别投入。我第一次觉得，在这样的田野和溪流之间，听一曲萨克斯是非常美好的。在这样的田野和溪流之间，头顶夜空中星星也特别多，一弯月亮清晰地挂在天边。

稻田里的月色，我很久没有这样看过它了。

到百江之前十来天，我老家的水稻田也到了收获时节。回到老家种田已是第七年。今年获稻季，我朋友赵统光自告奋勇，要带领

旧月色，新稻香

周华诚

大家一起扎个稻草人。

直到稻草人真正在稻田里竖立起来之前，大家心中都没底。那是一个巨大的稻草人，有六七米高，能竖起来吗？稻草人的总设计师赵统光不仅是一位建筑师，还几乎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。他经过几个晚上的思索，挥动画笔，刷刷刷，渐渐勾勒出一个潇洒不羁的稻草人大侠形象来。然后是细化。他做了设计结构，做出了正面侧面图、效果图。

扎稻草人的那天下午，稻友们早早来到稻田，一起在金黄的稻浪间，在那条宽敞的田埂上，加入劳作的队伍。大家忙了半天。原本计划在落日余晖里让稻草人竖立起来，但没有想到，这个任务的工程量如此巨大，一些工作只能稍作延后，第二天继续。

扎稻草人这件事情，吸引了那么多孩子的注意力。大家以家庭为单位，领到了各自的任务。孩子们工作得如此投入。赵老师将大家聚集起来，拿着设计图讲解要领，宽檐帽、蛋挞裙、流苏披风等等，每一个技术细节都要分解到位。譬如稻草人的宽檐帽，光是竹制的骨架都比一个成年人展臂还要宽。大家一起把稻草理顺，用线捆扎好，再将其固定到骨架上，逐个排布。

这个过程是漫长的，也是无法想象的。孩子们的担心显而易见。这个稻草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完成？万一竖不起来怎么办？他们脸上已经有了些许焦虑的神色。最后，十几个汉子抬着稻草人穿过稻田，金黄的稻穗拂过他们的身体。当稻草人如愿竖立在稻田上空时，每个人都如此开心。

是啊，正是过程的艰辛，以及结果的不可预知，才让整件事变得更加有意义。所有值得去尝试的事情，不正是如此吗？

稻草人是田野中间最古老的诗意。人也是。想到我们的祖先，一辈一辈都在田野里劳作，度过了他们的一生。这片田野里留下了多少辈祖先的足迹。他们的印记留在泥土里，揉进大地里，一春一秋，一年一年，泥土翻过来，敲碎，泥水混合，变形，重组，种子落地，万物生长。雨雪风霜，生生死死。种田的人都换了新的面孔。土地里演绎的，可不就是一万种生命轮回的故事吗？

只有稻田上的月，还是旧时的那一轮。

这一次，因了一位作家的故乡的缘故，我们在百江的稻田里相聚。稻田里的聚会，或者可以称之为“稻聚”。平时，我在城市里的朋友们热衷于各种雅集，诗会、茶会、读书会，也有各种名义的同学会、老乡会。我却喜欢邀请朋友们到我们的稻田里相聚。我们常常在稻田里插秧、收获，在稻田里画画，或者纯粹只是坐一坐。

重阳节的第二天，百江镇的稻田里，有一场声势浩大的丰收节。四面八方乡亲们都来了。稻田里搭起了舞台，年轻人在稻浪中间起舞。我坐在那片水稻田里，新割过后的稻草香气弥漫起来，这大地的气息令人欢喜着迷。百江这个地方，人杰地灵，人文荟萃，明代的王世贞，生于清末的章太炎，都是百江王氏、章氏的后裔。一起参加活动的，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、副主席臧军，获鲁迅文学奖的作家陆春祥，也都是百江人。百江这个地方真好，百江的水稻也特别养人。

离开百江的时候，我从路边农人摆的摊位上，买了两瓶农人自制的辣椒酱。这种辣椒酱最下饭了。一碗白白的新米饭，只要一碗辣椒酱，就可以吃得幸福无比。

想起一句话：山人不喜红尘物，努力做事添碗饭。

到过稻田的人，都要好好吃饭呀。

写于 2021 年 11 月 7 日



还会数次举行“朝颜祭”，迄今日本有很多朝颜花协会，用轰轰烈烈如火如荼来形容都不为过。

据和鲁迅、周作人一同留学东京一起租房的许寿裳回忆，当时租的房子庭院很大，鲁迅和他一起种花，尤其喜欢种朝颜，“因为变种很多，花的颜色和形状，千奇百怪，每当晓风拂拂，晨露湛湛，朝颜笑口齐开，作啾啾的声响，大有天国乐园去人不远之感。”

直至今日，像所有被大和民族做到极致的实用艺术，朝颜花品种已经达两千多种！日本九州大学朝颜花研究所的视频，放出了千奇百怪的朝颜花——丝絮状，碎花状，百褶裙状，大的比脸盆还大，小的比发丝子还细，早已超乎想象。主要品种有大轮朝颜“晚”系列、“滨”系列、“平安”系列；变化朝颜的“牡丹咲”“乱菊咲”“狮子咲”“桔梗咲”“柳叶咲”系列；肥后朝颜的“矾打波”“法衣”“松月”等系列……变化朝颜，花变叶变梗变，一本花还能再几变。简直比孙悟空变得还多、还怪。

但无论它们怎么异化突变，亲本永远是原生蓝色牵牛花，那是遣唐使带去的种子。



《朝顔三十六花撰》插图



朝顔三十六花撰